

水中月

昨天，陳美紅敲著吳輝光的家門，吳輝光沒有開門，他看著晃動的門板，身體靜止不動，直到外頭傳來自己熟悉的聲音。

「美紅嗎？」他問。

「對。」陳美紅回答。

吳輝光迅速地開門。

「快進來。」吳輝光說。

「光誠失蹤了。」陳美紅說。

吳輝光覺得自己的內臟忽然糾結在一起。

「我想要找他。」陳美紅說。

許多問題在喉嚨中打轉，不過吳輝光沒有開口。吳輝光知道李祥誠成為老師，陳美紅與李祥誠結婚，住在學校的宿舍。

陳美紅觀察著安靜的吳輝光，想要透過對方的表情，判斷對方願意幫助自己。

吳輝光的外表終於成熟起來，只是在烈日下捕魚的吳輝光，古銅色的皮膚充滿乾裂與脫皮的痕跡。

陳美紅知道吳輝光已經不是一個喜歡捉弄他人的小孩，但是陳美紅不清楚吳輝光究竟改變多少。

其實過去討厭吳輝光一段時間，因為吳輝光曾經找到一條泥鰍，放入李祥誠的鉛筆盒裡頭。

上課時間，李祥誠打開鉛筆盒，泥鰍跑出來，在地面上扭動，其他同學大叫，直到李祥誠撿起泥鰍，走出教室。

吳輝光沒有動靜，依然站在門口，雙眼看著陳美紅。

「你的船在哪裡？」陳美紅直接開口。

「其他人呢？」

「其他人找其他人了。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。」吳輝光露出慌張的表情。

門口異常安靜，吳輝光甚至可以聽見角落的時鐘運轉的聲音，於是吳輝光想著要不要拒絕陳美紅，雖然清楚自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。

吳輝光觀察陳美紅的服裝，陳美紅穿著一件白色襯衫與黑色長裙，只是陳美紅的雙手抓著裙子。

「明天……。」陳美紅說。

「早上三點，我在港口等著。」陳美紅說。

陳美紅是風，她進來吳輝光的家，一下子就離開了。

吳輝光只能關上大門。

吳輝光想著李祥誠的面貌，但是吳輝光忘記對方完整的外表，記得李祥誠的身體好像旗桿，特別引人注目。

吳輝光打開窗戶，看著黑夜中的月亮。

外頭已經沒有轟炸機與防空警報，沒有炸彈留下的黑煙。

水中月

吳輝光記得自己與陳美紅，曾經一起在一個防空洞。

「吳輝光。」陳美紅開口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你有沒有看到李祥誠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。」

防空警報解除。

「借過一下。」陳美紅說。

吳輝光看著陳美紅的背影，陳美紅迅速地離開防空洞。

吳輝光坐在防空洞的角落。在安靜的防空洞，吳輝光只有聽到自己不規律的呼吸聲，等待著下一次的防空警報，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防空警報，沒有任何人打開防空洞的門。

「如果李祥誠……。」吳輝光自言自語。

吳輝光不禁羞愧地低下頭。

後來，吳輝光出來的時候，天空的顏色已經改變，黃昏的太陽是一顆柔和的火球，照著吳輝光疲累的身體，照著河岸一排窗簾拉上的窗戶，照著綠意豐滿的山坡，照著山頭後方，模糊的月亮。

「……還是去好了。」吳輝光關上窗戶。

今天，吳輝光打開自己的家門。

狹窄的巷子上方，兩側的磚瓦屋頂遮住了月光。吳輝光只能憑著微弱的光線，朝著大街前進。

吳輝光走出巷子，終於來到大街。寬闊的街道上只有吳輝光一個人。吳輝光看著對街的藥房、洋服店，以及信用合作社。招牌在黑暗之中模糊一片，二樓的窗戶沒有燈光。

吳輝光走在騎樓底下，注意四周的聲音，但是只有聽見自己的腳步聲。吳輝光緊張地穿越街道，即使街道上沒有汽車與自轉車。

吳輝光來到碼頭，河岸瀰漫著淡淡的臭味。

吳輝光環顧四周，看到陳美紅。

陳美紅仍然穿著襯衫，只是長裙換成長褲，手中的手電筒，微弱的燈光只能照亮自己的容貌。

吳輝光走向對方，腳步的聲音隱藏在風聲之中。

「美紅，你真的確定嗎？李祥誠真的在這裡嗎？」吳輝光問。

「可以找的地方，我已經找了。況且你不是來了？」她平靜地說。

「現在這麼危險。我們回去吧。」

「可是現在沒有憲兵。」陳美紅說。

「你不擔心嗎？」吳輝光指著她的手電筒。手電筒的燈光閃爍著。

「你不想去，就告訴我。」

吳輝光選擇沉默。

水中月

吳輝光一直沿著河岸行走，直到他經過一排漁船。

陳美紅跟著吳輝光停下腳步。

吳輝光指著一艘竹筏。

「可以嗎？」他問。

陳美紅點頭。

陳美紅捲起褲管，經過泥濘的河岸，站在竹筏上，雙手抓著船槳。吳輝光赤腳踩進泥沙之中，雙手推著竹筏，冰冷的河水越過他的腳踝。陳美紅握著船槳，伸進河水，移動竹筏。

竹筏終於離開河岸，吳輝光站在竹筏上。

他們面對面站著，陳美紅放下褲管。

「可以了。」陳美紅說。

竹筏順著河流，朝著海港前進，在寬敞的河道中間前進，以防岸上的人發現。

「當時的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，還有一件西裝外套，而且戴著一個白色圓形的手錶。」陳美紅忽然直視著他。

「光誠嗎？」

陳美紅點頭。

「為什麼？」吳輝光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吳輝光無法理解，現在的竹筏並非逆流前進，但是手中的船槳特別沉重。他看著河岸兩側的房屋，沒有一扇窗戶亮著。熱鬧的市區，成為黑夜的獵物。

吳輝光發現臭味越來越刺鼻，越來越濃厚，聞起來像是壞掉的魚肉。他沒有停止前進，只是速度慢了下來。

「你有沒有找警察？他們知道嗎？」吳輝光問。

「他們不知道任何事。」陳美紅冷淡回應。

「我只要找到光誠。」

吳輝光不知道如何回應。

竹筏怎麼辦？

味道會不會滲入隙縫之中？

碰。

竹筏撞上東西。

吳輝光放下船槳。

「看不到。」吳輝光眯著眼睛。

「手電筒比較亮。」陳美紅交出自己的手電筒。

「你記得阿明嗎？溺水的……那個……。」

「我知道。當時光誠跑去找大人，可是他還是沒有活下來。」陳美紅說。

「沒關係。」她面無表情。

「我曾經在港口遇到其他人。」陳美紅說。

水中月

手電筒對準河水，吳輝光探出身體。
他看到一具浮屍。

「他不是光誠。」陳美紅伸出手。

「繼續開吧。」陳美紅說。

「怎麼可能。」吳輝光說。

吳輝光想要確認對方是不是李祥誠。他舉起手電筒，仔細地觀察。

這一具浮屍已經流浪許久。它穿著一件西裝外套，浸濕的外套緊貼著它的腫脹的腹部，一排釦子向外突起。雙手的皮膚脫落一大片，露出黑色的腐肉。它睜大雙眼，眼球已經越出眼眶，舌頭從口中伸出。

不過它的面容仍然可以分辨，確實不是李祥誠。

「等我……一下。」吳輝光說。

吳輝光一手拿著手電筒，一手舉起船槳，移開浮屍。

吳輝光輕易地推開浮屍，竹筏離開浮屍。

一陣強烈的逆風吹向他們，陳美紅閉上眼睛，吳輝光低下頭，繼續划動竹筏。陳美紅拿走吳輝光手中的手電筒，他們站在竹筏上。

浮屍的味道直接從鼻子灌入身體。

一開始，一點奇怪的甜味，味道是腐敗的水果。一瞬間，猛烈腥臭突然竄出，味道成為點燃的蜂炮，射向四周，最後化成一團酸臭的濃霧，困在身體之中。

「我想要……看清楚前面。」吳輝光對陳美紅解釋。

「我幫你。」陳美紅說。

陳美紅舉著手電筒，照亮前方。

這一具浮屍只是他們遇到的第一具浮屍。其他緩慢地前往港口的浮屍遇上快步地的他們。浮屍逐漸地包圍他們。陳美紅環顧四周，找不到李祥誠，她沒有發現李祥誠的手錶，而且它們的身材與李祥誠不對。太矮。太高。太壯。太瘦。不然就是手腕戴著款式不同的手錶。

吳輝光發現一些屍體的雙手綁著鐵絲，生鏽的鐵絲從他們的手心穿過去，綑綁他們的手腕。吳輝光克制自己噁心的衝動。他決定看著陳美紅，可是陳美紅冷淡地看著它們，眼神甚至沒有一絲的憐憫。

吳輝光不禁冒出冷汗。每一次陳美宏發現一具新的浮屍，雙眼立刻明亮起來，直到清楚對方不是李祥誠，於是恢復原本的狀態。

現在的陳美紅似乎不是吳輝光所認識的人。

吳輝光覺得自己正在前往地獄，可是他不得不這麼做，因為竹筏上不只有一個人。

「還要繼續嗎？」吳輝光問。

「前面還有。」陳美紅說。

究竟還有多少？

「他們的家人呢？」吳輝光問。

水中月

「我怎麼知道？」陳美紅說。

陳美紅看著骯髒的天空，聽著雜亂的風聲。一開始的衝擊已經消退，河水多少稀釋腐爛的味道。吳輝光已經習慣，他的鼻子因為長期接觸魚腥味而不如一般人靈敏。他划動船槳，注意規律的水聲，觀察陳美紅的頭髮。她沒有綁起自己的長髮，長髮在風中飄盪著。

「現在的你知道什麼？」他問。

陳美紅沒有回答。

他們甚至不知道誰決定李祥誠的下落。

一具浮屍經過竹筏。它的襯衫袖子捲起來，手臂的皮膚出現一片綠色的網狀紋路。一枚戒指卡在浮腫的手指上。吳輝光用船槳推開浮屍。

吳輝光看著浮屍的模樣，不禁回憶自己的父親，記得父親活著的最後一天，父親拿著一瓶酒，走出家門，想要尋找已經失蹤的妻子。

居民以為吳輝光的父親掉進河水，直到一個星期過去，一個農夫在一間茅坑發現他。

這是吳輝光第一次目睹夏天的死亡。他覺得死亡是成熟的西瓜，死亡是七彩的剉冰，死亡是融化的冰棒。蒼蠅在周圍跳著舞蹈，貧乏的想像已經來到極限，他不知道如何形容。

吳輝光看著天空，覺得自己置身在一個棺材，腥臭的河水是抬棺人，天空只有模糊的月光，沒有閃爍的星星。

陳美紅看著吳輝光的背影，不禁想到李祥誠的背影。

「我出去一下。」李祥誠說。

「我不會有事。」

「我是老師。他們不會逮捕我的。」

「放心吧。」

吳輝光觀察著陳美紅的表情，不禁開口。

「我們回去吧。」吳輝光看著陳美紅。

「什麼？」陳美紅的手電筒對準吳輝光的眼睛。

「我們還沒有找到他啊。」

「不是。現在根本不行。」吳輝光繼續說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不。」吳輝光說。

「反正他已經死了。」

陳美紅低下頭。吳輝光發現自己說錯話。

「對不起。」吳輝光回答。

陳美紅轉頭，手電筒照著流動的河水。

吳輝光放掉船槳。

吳輝光伸手，抓住準備離開竹筏的陳美紅。

竹筏猛烈地晃動，飛濺的水花砸向吳輝光與陳美紅，手電筒掉入河水。

水中月

吳輝光知道，雖然他和陳美紅沒有找到李祥誠，但是他看到熟悉的面孔，不知道陳美紅有沒有發現。

有一具浮屍穿著一件白色的上衣，身材高大，容貌完全呈現草地的綠色，腐敗的鼻子兩側凹陷，像是山坡。

它是藥行的張先生。

有一具浮屍穿著一件黑色的西裝外套，身材矮小，右半邊的臉頰已經脫落，露出牙齒。

它是學校的林老師。

它們為什麼在河上漂流？

吳輝光想像著他們在憲兵的拖行下，來到河堤。

他們跪下來，面對著河水。

憲兵的槍管對準他們的頭部。

砰。

砰。

然後他們的身體落入河水，激起一陣波浪，但是波浪迅速消失。

吳輝光想像著憲兵收起槍管，回到營地，報告自己的成果。

不知道憲兵有沒有家人。

或許憲兵的家人已經身亡。

或許憲兵的家人沒有過來。

吳輝光的身體逐漸下沉。

他沒有看到陳美紅。

於是他大喊。

「吳輝光。」

陳美紅雙手扶著竹筏，她觀察四周，沒有發現吳輝光。

她等待吳輝光浮出河面，河面上只有一具又一具的浮屍，河水是一輛車門無法打開的火車，載著無語的乘客，前往終點站。

陳美紅掙扎著，她回到竹筏上，雙手抱住大腿。

吳輝光……。

陳美紅抬起頭，發現月亮已經來到山頭上方。月亮沒有消失，只是朝著終點前進。

陳美紅移動自己的位置，雙手抓著船槳。

竹筏沒有前進，沒有後退，竹筏無法依靠自己，前往任何的地方。

陳美紅看著水面，發現人影，她低下頭。

「啊……。」吳輝光探出水面。他抓住竹筏，想要撐起自己的身體。

陳美紅驚訝地看著對方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沒事吧？」她問。

水中月

「……多久？」他問。

「至少一分鐘吧。」她伸出雙手。

吳輝光抓住她的手。陳美紅發覺這是一雙冰冷的手，手掌長著一層厚繭。

「沒……事。」他渾身濕透，爬上竹筏。

吳輝光大口喘氣，他脫掉衣服，擦乾頭髮上的水珠。陳美紅露出尷尬的眼神。吳輝光擰乾衣服，沒想到衣服出現今夜的味道，於是他把衣服丟到竹筏上。

「……沒人過來吧？」他擰乾自己的褲子。幸好褲子沒什麼味道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剛才遇到他了。」吳輝光低語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他不在後面。」他看著陳美紅背後的河水。「他就在這裡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吳輝光的右手伸進口袋，拿出一個圓形的手錶。

陳美紅驚訝地看著手錶，手錶的指針停在四點，差不多是李祥誠出去的時間。

「不可能。」她盯著手錶。

「為什麼他沒有浮上來？」

「不。」吳輝光說。「他不在那裡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剛才遇到一件奇怪的事。」吳輝光說。「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相信。」

「你告訴我。」陳美紅說。

吳輝光看向河水。他可以清楚地看見月光漂浮在水面上。

「你有沒有看見？」他問。

陳美紅瞧了一眼。

「嗯。」她說。

「就是眼睛可以看見。可是兩件事的關係在哪裡？所以你在水中看到光誠？」

「不。我沒有。」吳輝光說。

「你究竟看到什麼？」陳美紅不耐煩地問。

「你到底看到什麼？」

「我告訴你。」吳輝光說。

雖然河水很深，但是沒有暗流。我本來想要直接回到竹筏上，於是我揮動雙腳，可是我發現右腳無法移動。我低下頭，結果我看到一截西裝的袖子，一個手掌從袖子中伸了出來，抓著我的右腳踝。

我大喊，只是聽不見水中的聲音。

我抬起左腳，想要踢開對方的手。我不知道西裝的袖子接著什麼東西，因為袖子後面只是一團黑影。我踹著對方的手指，沒想到另外一隻手從黑影中伸了出來，抓著我的左腳。我拼命甩動

水中月

腳掌，可是越來越多的手臂從河底伸了出來，抓著我的雙腳。

我彎下腰，想要扳開它們，沒想到它們開始伸向我的雙手。我想盡辦法擺脫它們，甚至用牙齒咬它們，然後我看到一隻手向我撲過來。一網刺鐵絲纏繞著它的手臂，它握著拳頭，朝著我的臉揮過來，

我舉起雙手，想要擋住它的攻擊，它只有打到我的手臂。雖然只有一下，但是非常疼痛。我的身體往後仰，它想要抓住我的手，於是我揮開它。它抓住我的小腿，力氣非常大，我甚至覺得小腿可能斷掉。我發現鐵絲刺進它的皮膚，留下許多小疤痕。我仔細一看，發現五根手指上沒有指甲，全部不見了。

我的鼻子吐出氣泡，我的身體向下沉，而且速度越來越快。我沒有辦法反抗，只要我的手一伸過去，它們就想要抓住我的手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它們怎麼看得見。

水面的月光距離我越來越遠。我的鼻子想要呼吸，於是河水進到我的鼻子，我的身體。我困在非常深的地方，只能看著月光越來越小，我覺得四周越來越暗，越來越冷，抓著雙腳的手越來越緊。

忽然，我看到一隻手，從我的上方伸過來。

我只能相信，這一隻手沒有想要把我帶向比河更深的地方。我舉起手臂，不停揮動雙手，想要抓住。明明這一隻手在我的眼前，我就是看不清楚手臂的後方。我發現白色襯衫與黑色外套的袖子，露出來的手臂非常白，手腕戴著一個白色的圓形手錶。那一隻手抓著我的右手，開始往上拉，於是我舉起左手，雙手握住。我覺得自己不再孤單，即使對方的手非常冰冷。

我發現身體不再沉重。我低著頭，其他手已經放開我的雙腳，消失在水中。我不知道它們為什麼放棄，可能它們發現一隻手想要救我，於是決定放手。

所以我拼命揮動雙腳，往上前進。河水越來越亮，我終於來到河面。月光清楚得就像布料上的印花，我看到一張模糊的臉在水的另一邊，五官因為河水而扭曲。只是對方的手忽然放開，離開水面，沒想到手錶從手臂上掉落。雖然我在水中，但是光穿過水面，照著銀色的背面。

水中的手錶，就像水中的月亮。

我握住水中的手錶，放進口袋。我再次抬頭，已經沒有看到任何人影。只有一片黑夜之中的月光。我揮動雙手，浮出水面，水從我的鼻子流了出來。我終於可以呼吸，可以聽見自己喘氣的聲音。我發現我的船，可是沒有發現其他人。

我覺得那個人就是李祥誠。

陳美紅看著吳輝光撿到的手錶。

這一個手錶的確是李祥誠喜歡的款式。

吳輝光焦慮地看著她。

「……謝謝。」陳美紅說。

陳美紅回頭，發覺竹筏已經來到港口附近。許多浮屍聚集在這裡，即將前往大海。她覺得自己無法再次見到李祥誠，但是他的最後一幕已經成為標本，而陳美紅是唯一的收藏者。

「回去的時候，大概就天亮了。」陳美紅說。

水中月

吳輝光握住船槳，開始朝後方移動。

他們背對大海，朝著當初的地點前進。他們不再說話，吳輝光專心地划槳，抵抗水流，陳美紅仔細地檢查手錶，發現釦子斷掉，於是她握著手錶。

明亮的月亮消失在山頭後方，但是東方的天空不再黑暗，即將宣告陽光的來臨。疲累的陳美紅收起大腿，頭靠在膝蓋上。吳輝光回頭一看，發現睡著的陳美紅，決定不要打擾她。

手臂痠痛的吳輝光放下船槳，竹筏在河上自由地漂浮。東方的天空已經染成一片蛋黃色。他眯起眼睛，看到遠方的一排魚船，中間狹小的位置就是他停放竹筏的地點。

吳輝光觀察河岸，河岸沒有行人，街道的門窗緊閉。

吳輝光看著河岸上的鐘錶店。

只有自己知道水底下發生什麼。

吳輝光看著平靜的河水，河水映出他的面貌。一張黝黑的臉，不過雙眼流露火花似的目光。

蛋黃色的天空已經煮熟，一片橘色從群山之間冒了出來。吳輝光忍不住打了一個哈欠。他看著自己的右手，覺得自己的老繭多了一層。他聞著自己的右手，只有工作而殘留的魚腥味，河水已經洗去其他的味道。

吳輝光安靜地等待日出。他認為自己坐在最好的位置上。竹筏安穩地搖晃，就像小時候的搖籃。

吳輝光抬起頭，看到一道光線從山的外側溜了出來。他凝視著最明亮的地方。

天終於亮了。

他不需要眯起眼睛。早晨的太陽是一顆柔和的火球，照著吳輝光疲累的身體，照著河岸一排窗簾拉上的窗戶，照著綠意豐滿的山坡，照著山頭後方，月亮的殘影。